

◆岁月回眸

邵阳日报社印刷厂的筹办(上)

杨可可

岁月如流,在我的人生篇章中,筹办邵阳日报社印刷厂的那段工作经历,始终是最难以忘怀的时光。每每忆起,心间满是温暖与感慨。

1988年4月的一天,时任邵阳日报社社长成希长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来报社之前在工厂做过什么工作。我答道:“学过化工,搞过冷作焊接锻工。因为学得杂,技术不精。后来又做了几年的采购和零配件外协加工等等。”他亲切地说:“你做过这么多工作,愿意来与我一起筹办报社印刷厂吗?”

我生性喜好尝试新鲜事,来报社三年一直在总编室任组版编辑,每天像裁缝师傅一样拿着尺子将新闻稿一篇一篇划入版样中,然后送往代印报纸的印刷厂。日复一日,早就心烦,听社长这么一说,自然高兴应允。

不几天,成希社长和陈伯寿总编约我谈话。希社长说:“经社委会研究,调你筹办报社印刷厂。市财政给了40万建厂。而目前印刷厂除了预留车间外,一无所有。我们向市委保证要在1989年元旦自己出胶印报。时间之紧,任务之重,难度之大,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时间只有半年,购买和安装设备,招聘人员和培训都有很多工作要做,但必须完成。”

“我省目前尚无一家报纸是胶版印刷,都是铅字印刷……我们要做省内最先使用胶印的报纸。”希社长说。希社长是位老革命,多才多艺,还参加过“抗美援朝”,说话轻言细语,但看问题分析事情极有水平。他接着说:“根据我们的摸底,这40万搞胶版印刷只能勉强对付……印刷厂要自负盈亏,不能给报社增添负担。报社也不从印刷厂抽取利润。要克服困难,树立信心,争取尽早走入正轨。”他

又说目前国内报社用手动照排机的有《焦作日报》,可以到那里取经。

伯寿总编说:“我们之所以选你,是你有一定工作经历,这几年在报社工作认真负责。希望你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。”

在与领导的谈话中,我悟出他们对印刷厂开办早已成竹在胸,对设备市场的了解也很深入。我向两位领导保证一定完成任务。

1988年5月,希社长、伯寿总编和我踏上了去焦作日报社的考察之路。在焦作,焦作日报社社长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手动照排机的使用情况。他说这种照排技术还是日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技术,已不能完全胜任报纸出版需要。目前在没有新型机器代替的情况下,只能使用这种技术来完成胶版印刷。我们还仔细参观了他们的印刷车间,了解他们的整个生产流程。

回来后,我们参照焦作日报社制定了设备采购计划和人员招聘培训计划。

当年7月,报社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考工人,前来报名的有百来人。这些年轻人素质较高,有的高考仅差几分而落榜。通过两次考试,从考生中挑选了十几名参加岗前培训。8月份,我与希社长赴上海购回了六台手动照相排字机。

接下来,指导老师的人选又是难题。经过寻访,决定选调市印刷厂朱建平同志来指导培训印刷学员。而朱建平没有从事过胶印,只能指导工人简单印刷知识和对纸张的处理知识。这时,资江印刷厂的胶印工人邓志建要求调往报社。经考察后,我去与资江印刷厂协商调动事宜。该厂厂长不同意,说邓是他们花钱培训过的。

好说歹说,最终我们花了6000块钱给资江印刷厂,他们才肯放人。

而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位既懂强电又懂弱电的电气技术员。恰巧,一朋友向我推荐市二中教物理的陈家红老师。经了解,陈老师既会理论又会实践,强电、弱电、无线电样样精通。

于是,机器安装和人员培训同时展开。

接着,我们从湘印机厂购买两台四开胶印机。那时不像现在,当时是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,机子出厂不包安装,安装费按机价5%收费。第一台胶印机的安装收了我们3500元,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数,我心里直滴血。安装期间,陈老师、朱建平、邓志建与学员们都守在面前观摩。

安装第二台时,我们不要厂家派人,而是雇请安装师傅“接私活”,与我们的人员一同安装,只给师傅500块钱安装费。这样既节省了资金,又让学员们熟悉了机器的拆装和使用性能。照排机的培训主要靠学员们死记硬背刻苦练习,需要大家在短时间内熟背字板上8000多个汉字的位置。通过两三个月的大强度培训,各工段的人员基本上掌握了操作技能。于是,我们就开始实战演练。

为了检验培训效果,先从印制承接市内几家企业小报开始练手,如棉纺厂、资江农药厂等企业厂报。经过几期演练,印制的厂报得到了好评,从而坚定了我的信心。

1988年12月,邵阳日报社印刷厂正式成立,独立法人单位,为报社下属二级机构。我以法人代表、副厂长的身份管理全盘。全厂共计28人,除出纳是40多岁的杨大姐外,我与陈老师30岁出头,其余人员都是20岁左右,最小的才16岁。

和《邵阳日报》的结缘,要追溯到1988年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,在学校收发室第一次接触到她,如获至宝。每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,连广告也不放过。看得多了,本就好写日记的我手就痒痒,觉得报纸上的文章我也可以写。于是就把自己阅读报纸的感悟以及学校发生的新鲜事写下来,偷偷地寄出去。想不到,竟然有了几块“豆腐块”露脸。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,我好生高兴。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5块钱的汇票,老师们才知道这个事情。结果我倒贴了10块钱,请大家高兴了一场。于是自己的劲头更足了,课后就更加努力地写稿。

没想到凭借几块“豆腐块”,我还加入了县作协,并且荣幸地参加了1992年度县文联的年终表彰大会。会后不久,文联何炳辉老师带我来到樟树垅邵阳日报社,拜见了副刊部的伍经建老师。没想到,在我心目中神圣的《邵阳日报》,其编辑人员竟然没有一点架子。伍老师热心地给我讲解了写作的注意事项,并且看了我带去的小说习作《外婆的故事》,非常高兴地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,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做了批注。临行,伍老师还送给了我他的作品集《爱的变奏》等两本著作,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
回来后,我立即按伍老师的指点认真修改了小说,寄给了他,很快就给发表了。我大受鼓舞,写作更卖力了,也在《邵阳日报》陆陆续续发表了十多篇小小说、散文。并且在伍老师的推荐下,于2000年成功加入市作家协会,这是后话。

1993年,我受中心校委派参加了邵阳日报社组织的通讯员培训。其

《邵阳日报》,我的恩师

孙必武

中,邱刃老师的散文写作课使我有如醍醐灌顶,让我写作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。慢慢地,我又接触了谢恩桂、肖清华等老师,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,至今铭记于心。还记得我写了一篇关于我镇朱玉华老师的通讯稿,配发了图片。由于我第一次尝试摄影,拍得不好。当时政教部的肖清华老师特意跑到我家里,给我讲解了拍摄的要点。之后,我们又到朱老师家里重新拍了照片。在肖老师的指点下,这篇通讯同时在《邵阳日报》和《湖南日报》推出,取得了较好反响。并且,我被《邵阳日报》评为当年的优秀通讯员。

只是后来几年,我中断了写作,对《邵阳日报》仅限于闲翻翻而已。直到近两年,才重新拿起笔,和《邵阳日报》再续前缘。

《邵阳日报》给我最深的印象,是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编辑作风,一代代办报人始终不忘对新人的扶持。我遇到的每一位编辑老师,都没有因为我的无名而忽视我。2023年,我较年轻的张老师第一次向《邵阳日报》投稿,竟也很快被刊发。

我的第一篇言论稿,就是在谢恩桂老师的反复指导下刊发的。我的稿子只有不到一千字,而谢老师前后给我写过两封信,多达一千多字,详细指导我如何修改稿子。在谢老师的指导下,我三易其稿,终于成功。那时没有手机,我所在的乡村小学连座机也没有,通讯方式只有写信。现在回想起来,内心满是感激。

(孙必武,新邵县巨口铺镇五星小学教师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◆六岭杂谈

姨妈的“养生术”

伍想德

老姨妈任小英百岁高寿了。兄妹八人中,她最小。

我才一岁多时,母亲就生下了妹妹。妹妹出生时才三斤多,因身体不好,大家都说带不活了。姨妈却站出来说“一定能带活”,她把我抱起就往外婆家跑,要我母亲好好带我的妹妹。姨妈带我到五岁,她才出嫁。她是我和妹妹的恩人。当我的四姨妈(任桂英)不幸去世时,留下四个十岁以下的儿女。姨妈小英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,精心照管抚养,直到他们成家立业。

清山秀水,钟灵毓秀。姨妈家住苏仙岭,这里三面环山。山上树木葱郁,鸟语花香,空气清新得像从井水里捞出来似的。好景令人醉,欣赏不花费。这里的山顶有一座寺庙,就是“苏仙庵堂”。庵堂侧旁有一水井。井水从岩洞冒出,清澈见底,冬暖夏凉。就是这泉水灌溉着这一方田土,养育着这一方人。改革开放以后,大家搬下山在公路边修建新房,喝的还是这泉水。姨妈生有两大“金刚”和五朵“金花”,个个长得漂漂亮亮,人人读书立业。姨妈九十大寿时照的全家福显示,到场的老小共92人,上过大学的22人,有公务员2人、教师2人、企业家和高管8人。

五谷杂粮,强身健骨。姨妈住这深山老林,坚持早睡早起。起床后,孩子们放牛、放羊、割鱼草和读书;姨妈姨父浇园摘菜,有时到山上扯野笋,或到山里取菌子,吃不完的可晒干卖钱。姨妈终年吃的除少量稻米以外,主要是吃杂粮,红薯、苞谷、高粱、土豆等。直到现在我去看望老姨妈,她总要做顿柴火饭,加点杂粮,配上腊肉、腊鸭给我吃。

以勤为荣,五建新房。童年时代,我记得她新建的房子的墙壁是用黄泥垒筑成的,房顶盖的是稻草和树皮,刮大风时真害怕被掀走,好在房子建在避风处。室内摆放梳妆台的那面墙,是用旧报纸糊上的,显得干净“洋气”。后来姨妈姨父自制土砖,在

离茅屋两百多米的的地方建起了一栋土砖瓦楼。周围栽种了桃、李、梨、栗和柿子树,还种上几亩“富贵竹”。但离泉水较远不方便,又单门独户不热闹,姨妈姨父在靠近苏仙庵堂处挖山辟出一块平地,自烧红砖,建起了一栋宽敞的新瓦房。房前屋后种上果树和南竹,还挖出了菜地和鱼塘。鸡鸭成群,水果飘香,水甜鱼跃,羊叫人欢,这是我军人时代看望姨妈时所看到的情形。改革开放以后,公路修到了山下。姨妈的家还处在山巅森林之中,十分不便。由于儿女们均已成家立业,姨妈家的经济条件大有改观。于是姨妈在山下公路旁择一地,辟坡为坪,又建起了一座三层的现代洋房。车来人往,热闹非常。我回邵阳工作去看望姨妈,再不要爬山越岭了,小车可直开到屋前坪里。坪前种满了瓜果蔬菜和桂花树,屋后圈养了一群鸡鸭。后来,由于人丁兴旺,一大家几十人住在一栋楼太拥挤,只得把这洋房交给小儿子一家,自己跟着大儿子在新洋房对面的公路旁松林边建起一栋三层别墅。周围开出了菜地鱼塘,建起了灵泉水池。站在别墅的前坪,可以透过松树远望邵阳市区的林立高楼。

一生爱美,精致到老。我的外祖父,教过私塾。姨妈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,但受到传统家风家规的熏陶,忠孝仁义在她的脑海中深深扎根。她对那些烦心的事看得淡,丢得开,就像她生活在黄荆岭尖,站得高看得远。她一辈子干净爱美,以前尽管家境不富,但她从年轻时起就活波开朗,举止端庄,谈吐文雅,且衣着得体。外出做客时,她常是头发梳得流光,扞上簪子,穿一件绿色花格衣……她家的室内室外搞得整洁优美,窗明几净。她还根据季节变化调整鞋帽服装,保持衣着整洁入时。

姨妈如今百岁高寿了,还是那么爱美精致,看得远,想得通,正是“平淡日子开心过,与世无争长寿翁”。

(伍想德,原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

家园 曾晓红 摄

27年前,在女儿依依出生后的第十六天,我就匆匆地从家乡邵东到了省城的武警部队。从此,在思念妻子的心底深处,又多了一份对女儿的牵挂。

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后,我便拿出女儿在乡下外婆家橘树下玩耍的照片,幻想着女儿的每一个动作和神态。此时此刻,疲劳顿时消失。

终于盼到假期回家。女儿在陌生地直视我片刻之后,就喊了声“爸爸”。一下子呼唤出我的泪水,完全洗掉了我一路的疲劳。

有一次,我和妻子开玩笑:“在部队,我想你和女儿的比例四六分成。”妻子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:“我们的女儿多乖,你也应该多想想女儿。”我哈哈大笑:“你是四,女儿是六。”妻子娇嗔地白了我一眼。

每年一次的假期是与女儿联络感情的机会,我却没有充分与女儿巩固感情的时间。假期很快就在领女儿蹒跚学步的欣喜中过去了,我又要在

父女情

鲁闻恋

女儿不愿我离去的哭声中上路。看见我提起皮箱,女儿就在我妈妈的怀里向我伸着小手,哭喊着“爸爸不走,爸爸不走”。我也无数次哄骗女儿:“爸爸等几天会回来。”不奏效时,我也瞪起眼睛故意发怒,可心底却在流泪。

可是,在女儿令人揪心的哭声里,我似乎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——一种来自军营训练场上的号声。两种声音交融在一起,震撼着犹豫、无奈的我。妻子眼含泪花对我说:“要不,等依依睡了你再走吧!”我只好带着泪眼的女儿入睡后离去。

在部队,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操着不同的口音,描述着归队时他们的孩子那一阵阵眷恋的哭闹声。听着战

友动情的话语,我的眼前仿佛出现几十双、几百双甚至上万双纯真的泪眼。于是,我也告诉战友“等孩子睡了你再走”。战友们都说好主意,随后却默默地低下头来,眼中泪晶晶的。

就这样,我不知几回几乎误了车次,不知几回回头张望。只因为,要等女儿睡了,我这个当爸爸的才能走。

时光匆匆,女儿长大有为,我却渐渐老了。每当回忆起女儿渴望爸爸能留下来时的目光,温暖和力量便浸润我的全身。如今,在女儿面临困境时,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,给她最坚实的支持;在女儿取得成就时,我会由衷地感到骄傲和欣慰。这份深厚的父女情,温暖而珍贵。

(鲁闻恋,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、军事学博士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